

“砺剑军舞”跳起来

■郁仕林

作品背后的故事

“战友们一起跳起来，跳出军人的血性；战友们一起跳起来，跳出青春的色彩……”近日，某野外驻训场，火箭军某部文艺小分队到基层开展慰问演出。演出一开场，文艺骨干们集体上台，配合着主题曲《舞动军营》动感明快的旋律，跳起“砺剑军舞”，瞬间点燃全场热情。

过去的一年，“砺剑军舞”在火箭军不少基层部队颇受欢迎。训练间隙，官兵舞动身姿，既舒缓压力、放松身心，又达到强身健体目的，还增进了彼此间的交流。在文艺小分队前往基层慰问演出时，“砺剑军舞”常常作为开场节目登场，营造热烈气氛，调动大家热情。

“运动与时尚统一，健身与尚美融合。这样一套操课，为我们日常锻炼身体提供了新选择。”一名基层干部说。

“砺剑军舞”受到广大官兵的喜爱，既得益于一年来持续的教学推广，也源于作品自身的独特魅力。

创作团队负责人介绍，在前期调研时他们了解到，基层官兵在阵地密闭生存、野外驻训等任务中，开展文体活动常常受到限制。

“运动场地、器材数量相对有限，但官兵的文体需求不减。能不能创排出一种兼具体育性和娱乐性，又易学易练的运动形式，来满足官兵自我锻炼的需求？”在一次座谈会上，一名文化骨干提议。

对此，创作团队展开了讨论：有人认为，广场舞、广播体操等，群众参与度高，跳起来容易，值得借鉴；有人主张，街舞深受年轻官兵青睐，在突出火箭军特色的基础上，应把握年轻官兵的审美品味，注重年轻化表达……随着讨论的深入，“砺剑军舞”的初步框架逐渐清晰起来。

为了让“砺剑军舞”呈现新特色、新亮点，从音乐到舞蹈，创作团队始终秉持精益求精的态度。期间，他们对作品进行反复修改，前后打磨近一年时间。最终，作品确定为4节，分别以《当兵就当火箭军》《大漠砺剑》《强军集合号》《舞动军营》4首风格鲜明、各具特点的新创歌曲作为主题曲。

在舞蹈编排上，创作团队精心设计了导弹起竖、点火、腾飞等具有火箭军特色的舞蹈语汇，让官兵在律动中

活力军营

一个周末，新疆军区某团营区内，传来阵阵欢快的旋律。由该团官兵组建的乐队，正在排练新创歌曲。

干部李浩是负责组建这支乐队的人。起初，他也担心招不齐乐队成员。当该团广播站播报招募信息后，申请加入的官兵竟有30多人，远超他的预期。经过一次选拔，他们组建了由7人组成的乐队。

7人初次合作，合练中难免遇到瓶颈，但每个人都因与音乐的不解之缘而执着坚持着。

李浩的琴盒里，一直珍藏一张照片。照片定格了他在新兵连时，班长教他按和弦的瞬间。他记得班长说：“在高原，琴弦或许会被冻得发硬，但发硬的琴弦，能够弹出高原的刚劲。”

一次野外驻训期间，他在零下20摄氏度的雪地里，即兴创作歌曲《界碑的温度》。天寒地冻，呵气成霜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不肯放过突如其来的灵感，翻开歌词本开始创作。“每一步踏过冰霜，脚印是坚守的勋章；界碑静默伫立身旁，它沉默且有力量……”这首在雪地里诞生的歌曲，后来成了深受官兵喜爱的曲目。

乐队键盘手、列兵严藏前不久在新作《铁骑进行曲》中，大胆融入运输车队引擎的澎湃韵律。训练间隙，当她用灵动的双手敲打键盘，使电子合成器模拟出“战车引擎由远及近”的震撼音效时，大家都忍不住叫好。驾驶员们默契地挥手打拍子，现场变成一个热血沸腾的战地音乐会。

上等兵闫文琪的故事，有趣且励志。入伍前，他连五线谱都认不全，但精通视频剪辑。一开始，他并未入选乐队。出于对音乐的纯粹热爱，他坚持跟着乐队学习训练。

这份热爱的缘起，始于一次为炊事班拍摄微视频。视频剪辑时，他别出心裁地收录切土豆的“哒哒”声、擀面杖敲



火箭军某部官兵在训练间隙跳“砺剑军舞”。

增强对军种文化的认同感。此外，舞蹈编排人员注重融入其他军种文化元素，如陆军的坦克故障、海军的舰载机起飞、空军的飞机翱翔等，力图在寓教于乐中给官兵植入联合作战、协同制胜的理念。

舞蹈动作简洁而刚劲，即便没有舞蹈基础的官兵也能很快学会，使“砺剑军舞”得以迅速普及开来。

“诗，言其志也；歌，咏其声也；舞，动其容也。”创排中，团队不仅在形式上力求贴近基层，更在内涵挖掘上下功夫，以充分发挥操课陶冶情操、鼓舞士气的作用。

细究这4首音乐，有多处歌词化用古诗词或近现代诗词，如《当兵就当火箭军》中，“大风起云飞扬，有我在守四方”化用汉代刘邦的诗歌《大风歌》，展现官兵的担当有为；《大漠砺剑》中，“西北望，射天狼”取自宋代苏轼的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，赞颂了驻守大漠戈壁的官兵不畏艰苦、坚守奉献的崇高精神品质……诗词的借用，为“砺剑军舞”增添了浓厚的文化韵味，也传递出官兵对军营尚武文化的不懈追求。

4首主题曲在保留军旅歌曲美学特征和精神意象的前提下，同样融入许多新元素。曲作者胡旭东在创作过程中，调研了很多“00后”官兵喜欢的国内外流行音乐类型，如电子音乐、摇滚、说唱等，并从中选取精华融入作品。这样的编排，使歌曲拥有了动感欢快的节奏和青春时尚的旋律，激发了官兵的运动热情，帮助大家 in 紧张的训练之余、值守任务间隙，活跃身心、提振精神。

以《舞动军营》为例，它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事，从副歌中高频出现的歌词“战友们一起跳起来”，到舞蹈中诸如招手、点赞等富有感召力的动作，表达一种热情的召唤、亲切的问候，传递着齐心协力、精诚团结的精神内涵。在2024年“强军风采”群众性文化活动暨“铁心向党·同心奋进”歌咏演唱和歌曲征集比赛中，《舞动军营》荣获“主题优秀歌曲奖”。

在“砺剑军舞”的创排和推广中，群众性得到了充分彰显。官兵是观赏者、聆听者，也是演绎者、参与者。“砺剑军舞”不分年龄、军衔、职务等，所有人都

可参与其中，且不受场地限制。在这种相对轻松愉悦的氛围中，官兵更容易敞开心扉、交流感情，进一步融洽彼此关系。

“砺剑军舞”的创排过程，是军队文艺工作者倾心为官兵服务的生动注脚，也是群众性文艺创作的一道独特景观。从专业舞台走向部队日常生活，从专业舞者演绎拓展到群众广泛参与，官兵不仅是被服务对象，也是作品的创排者、演绎者。“砺剑军舞”的创作前后，体现出了官兵与军旅文艺作品之间形成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深度融合关系。



扫码观看“砺剑军舞”教学视频。

彭熙元摄

高原音乐梦

■王磊 李江



新疆军区某团乐队在驻训期间为官兵演出。

谭长松摄

击案板的“咚咚”声、高压锅排气阀的“嘶嘶”声，并将这些寻常声响组合成独特韵律，当作视频背景音乐。

“你给咱这微视频配的音，太有特色了，很有节奏感，不玩架子鼓可惜了！”战友的一句玩笑话，让闫文琪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。闫文琪于是和李浩软磨硬泡，获得跟着乐队学习的机会。

经过一段时间训练，闫文琪有了一定基础。可在合练时，他的鼓点总是慢半拍。战友打趣说：“文琪，你这节奏是有高原反应，总是延迟半拍。”闫文琪没有气馁，每天跟着节拍器发出的节奏反复练习。

闫文琪练得近乎痴迷。长途拉练中途休整时，他抽出工兵锹，在身旁的钢盔上轻轻敲起节奏。起初只是随意的“叮叮”声，渐渐地，他敲出了《界碑的温度》歌曲旋律。一名连队骨干最先抬起头，跟着节奏用手敲击水壶打拍子。随后，众多官兵伴着旋律开始合唱，歌声在山谷间回荡。在欢快的氛围中，官兵脸上的疲惫也逐渐褪去。

后来，乐队原来的主力鼓手因任务调动离开，闫文琪逐渐扛起乐队的“节奏担当”。他说：“高原虽缺氧，但不缺精神。听听我们乐队演奏的音乐，能够感受到高原官兵的青春活力。”

如今，每月定期举办的“雪山音乐会”，已成为全团官兵训练之余非常期待的时刻。当一首首充满战味、兵味的旋律结束后，台下的掌声总是久久不息。那些跳跃在五线谱上的音符，就像喀喇昆仑的星辰，照亮了雪域边关的每一个夜晚。

月亮挂上山尖，夜训拉开序幕，乐队成员们放下乐器走向各自战位。战车启动，引擎轰鸣声中，不知谁轻轻哼起乐队新作的旋律。歌声融入连绵的雪山，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，正谱写着属于高原官兵独有的深情乐章。



第6564期

红色足迹

月光漫过卢沟桥桥洞时，总带着青铜般的凉意。那些蹲坐在桥沿栏杆上的石狮，被岁月的风雨磨去了棱角，却依然保持着昂首的姿态。最小的那尊石狮藏在母狮的爪下，前爪的裂痕像一道凝固的闪电——那是1937年夏夜，一颗流弹擦过石面留下的伤痕。

我习惯在黎明前抵达这里。露水在狮身的褶皱里凝结，月光顺着弹痕的沟壑流淌，像在默读一部用伤痕写就的编年史。这些石狮本该有明清匠人掌心的温度，如今成了一个个坚硬的骨骼：有的狮口大张，牙齿崩缺了半颗，仿佛还在嘶吼；有的眼帘低垂，睫毛被弹片削去，却仍望着东方——那里曾升起狼烟，终究升起了朝阳。

桥面的青石板，是另一种记忆的载体。车辙与脚印交错的纹路里，能辨读出骡马的蹄印，也能找到坦克履带的压痕。月光落在凹陷处，积成一汪浅浅的水，倒映着88年前的星斗。有块石板中央裂成了蝴蝶状，据说当年一发炮弹在此炸裂，碎片飞溅到百米外的宛平城墙上，嵌进砖缝里，后来竟奇迹般长出一株茂盛的瓦松。

卢沟桥的月，有两种重量。

1937年7月7日的月，是浸了血的铅。那晚，星光下的桥面像一张惨白的宣纸，被枪声溅上点点殷红。守桥的士兵擦拭着刺刀，刀刃即便偶尔映出朦胧的残月，也像被咬过的伤口一样。后来有人回忆，那晚肉眼难见皎洁的月光，但看到了中国军人倒下时胸口绽开的血肉。

如今的月，是镀了银的钢。它静悬在宛平城的檐角，把清辉洒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玻璃幕墙上。那些嵌在墙内的弹壳、军用水壶、泛黄的家书等，都在月光里浮动起来。一个穿校服的女孩在馆内展柜前驻足，看着一张年轻士兵的照片。展柜内标签显示，这名士兵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7岁——和这个女孩年龄相仿，正是抚平校服褶皱的年纪。

月光在卢沟桥桥洞间穿梭，形成一道道光的甬道。站在桥中央，能同时望见两种时空：一边是1937年的硝烟，一边是2025年的车流。有辆公交车驶过，车灯划破晨雾，在桥面上投下两道光柱，像在为历史的隧道铺设铁轨。一个晨练的老人牵着孙女的手走过，小女孩指着石狮问：“爷爷，它们为什么不笑呀？”老人沉默片刻，指着天边泛起的鱼肚白说：“等太阳出来，它们就笑了。”

永定河的水，是卢沟桥的血脉。88年前，它曾卷着浮尸与弹片奔涌，河水浑浊如泥浆；如今它清澈见底，倒映着两岸的垂柳与光伏板。月光落在水面，碎成万点银鳞，像无数个被打捞起来的灵魂，在波光里轻轻呼吸。

有位老船工告诉我，当年，他父亲曾撑着木船，在月光下运送伤员。河水是温热的，混着血的腥气。那位老船工的父亲用船桨划过水面，搅起的不是涟漪，是无数个下沉的月亮。而现在，他的儿子在河上经营游船。游客们举着手机拍摄月升月落，镜头里的河水与月光，干净得像从未被惊扰过。

水是有记忆的。河底的泥沙里，沉睡着锈蚀的步枪、断裂的军号，还有战士亲人的信物。有一年清淤，工人捞出一枚完整的炮弹，引信上还缠着半片布条。据说这是当年一名士兵为保证匮乏的弹药不被鬼子抢去，情急之下用绑腿布条缠住引信扔进河里的。那枚炮弹如今躺在纪念馆的恒温展柜里，灯光透过玻璃照在上面，仿佛照见了它惊心动魄的命运经历。

火也是有记忆的。宛平城墙的砖，一半是土黄色，一半是焦黑色。那些被炮火熏黑的砖块，吸足了岁月的沧桑。城墙上嵌着块“弹痕砖”，凹陷处能容下一个拳头。当地老人说，当年日本鬼子

月映卢沟桥

■李德

的炮弹炸开时，威力特别巨大，就连坚硬的城墙也未能幸免。一位母亲抱着孩子躲在墙后，依旧被炸成了重伤。

我总在凌晨四五点钟在卢沟桥遇见一些摄影爱好者。有位白发老人，每年7月7日都会来到卢沟桥，将镜头对准东侧的天空。“我在等第一缕光！”他说：“88年前，这里的黎明是被枪声叫醒的，现在该让它听听鸟的啼鸣了。”

月色开始褪去，桥面渐渐热闹起来。晨练的人打着太极，他们的影子在青石板上舒展。卖早点的推车驶过，油条的香气漫过栏杆，和纪念馆台阶飘来的百合花香交织在一起。

最动人的是那群小学生。他们举着自制的灯笼，灯笼上画着卢沟桥的剪影，在桥面上排成一行。当第一缕阳光越过西山，灯笼的光与晨光交融，孩子们齐声朗读起《卢沟桥歌》，声音清脆得像冰凌碎裂——那是1937年，学生们在街头传唱的旋律，如今被青春的歌喉再一次唱响。

我抚摸着石狮的耳朵，那里有个极小的洞，是子弹穿透的痕迹。月光最后一次掠过洞眼，像一根银线，把1937年的黑夜与2025年的黎明缝在了一起。远处，军营传来起床出操的号音，朝阳突然从云层里跃出，把桥面的弹痕照成了金色。

晨光爬上石狮残缺的眼睫，那些看过火光的瞳孔，此刻正注视着动人的一幕——穿校服的少年把百合花放在英烈雕像前。88道年轮在狮鬃间收束成光——它们扬起了石质的嘴角。

那些石狮终于“笑了”。它们的影子被阳光拉得很长，像是为新建高铁轨道上每一列驶过的列车，盖上一枚时光的邮戳。

离开时，我在桥头看见一株紫藤。它的根扎在当年的弹坑旁，藤蔓却爬满了新建的观景台。紫色的花苞正好绽开，花瓣上的露珠折射着阳光，像无数个小太阳。一只蜜蜂停在花蕊上，它的翅膀振动着，仿佛在演奏一首关于重生的歌谣。

卢沟桥，它是劈开黑暗的一把剑，是所有牺牲者望向黎明的眼睛。那些沉默的石狮不是纪念碑，是永远醒着的哨兵。

站在卢沟桥上，我终于读懂了：所谓胜利，不是遗忘伤痛，而是让每一道伤痕都长出翅膀；不是抹去记忆，而是让每一段记忆都成为照亮前路火把。当最后一丝月色隐入天际，整座桥都在晨光里舒展，像一只从历史深处振翅而起的白鸽，衔着朝阳，飞向更加浩瀚的远方。

下图：卢沟桥石狮。 张朝宇摄

